

古

今

中

外



经 典 名 著

安娜·卡列尼娜
(俄) 列夫·托尔斯泰

CLASSICS MASTERWORK

CLASSICS MASTERWORK

世界文学名著

安娜·卡列尼娜

(中)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裴家勤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A0677406

的福利。你认为人们更愿意从事能得到物质利益的活动，这可能也是正确的。总之，你的性格就像法国人讲的那样，容易受一时激情的支配，要么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地去干一件事，要么什么事都不想干。”

列文听着哥哥讲，却什么也没有听懂，也不想听懂。他只担心哥哥会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从而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听。

“就是这样，伙计。”科兹内舍夫捅捅他的肩膀说。

“是的，那当然。没什么！我并不坚持自己的看法。”列文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回答道。“我们究竟争论什么来着？”他心里想。“不用问，一定是我也正确，他也正确，皆大欢喜。只是我得去帐房安排一下农务。”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脸上带着笑容。

科兹内舍夫也微微一笑。

“你要出去一趟吗，那我们一起去吧。”他不愿意离开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弟弟。“如果你需要去帐房的话，我们一起去吧。”

“啊，天哪！”列文突然高声叫道，把科兹内舍夫吓了一跳。

“什么事，什么事？”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手怎么样了？”列文捶着自己的脑袋说。“我把她给忘了。”

“好多了。”

“是吗，不过我还是得去看看她。不等你戴上帽子我就可以回来。”

说完他就像个拨浪鼓似的咚咚咚地跑下楼去了。

奥布隆斯基到彼得堡去，是为了履行一项所有公务员都明白，而所有非公务员都不明白的极为自然和非常重要的职责，不履行这一职责就当不了公务员，这一职责就是——让部里的人别忘记他的存在。为了履行这一职责，他把家里的钱几乎全带走了，在那里的赛马场、别墅区愉快地消磨时间。他走后，多莉为了尽可能减少开支，便带着孩子住到乡下去了。她来到了叶尔古绍夫村，那里的地产原是她的陪嫁，也就是今年春天卖掉林子的地方，那里距列文所在的波克罗夫斯克村约五十俄里。

叶尔古绍夫庄园巨大的旧宅早已拆毁，厢房也还是老公爵加以整修和扩大的。二十年前，当多莉还是孩子的时候，厢房是很宽敞和舒适的，虽然同所有的厢房一样位于通道的一侧，方向也不朝南。但现在这个厢房已经破旧了。当奥布隆斯基去卖林子的時候，多莉曾要他去看看这个房子，派人做点必要的修缮。同所有不忠的丈夫一样，奥布隆斯基非常希望妻子能生活得舒适一些，他亲自去查看了房子，并做了他认为需要做的各种安排。他认为，应当用珠皮呢把所有的家具重新包过，挂上窗帘，把花园清理出来，在水池边修一座小桥，再种些花；但他忘了其他许多必需做的事情，使多莉后来因此而备受折磨。

无论奥布隆斯基怎么努力去做一个体贴的父亲和丈夫，却总是记不住自己已经有了家室。因为他喜欢过单身汉的生活，只有过这种生活他才如鱼得水。回到莫斯科后他得意洋洋地向妻子宣布，说一切都安排就绪，房子将会搞得非常漂亮，一再劝她到那

里去住住。对奥布隆斯基来说，妻子搬到乡下去住在各个方面都有好处：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可以节省开支，他也可以自由一些。多莉则认为到乡下去过夏天对孩子们，特别是对得过猩红热后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小女儿来说，是很需要的，再说，她也可以摆脱一些小小的不快，躲避一下成天折磨她的欠木柴商、鱼贩、鞋匠的零碎债务。除此之外，她想到乡下去还因为想把小妹妹基蒂也叫到那里去做客，基蒂将于仲夏回国，医生建议她多做野浴。基蒂从矿泉写信来说，没有比同多莉一起去叶尔古绍夫度夏更令她高兴的事了，那里的许多东西都可以使她们姐妹俩回忆起儿时的生活。

最初几天的乡下生活对多莉来说非常困难。她只是小时候在乡下住过，在她的印象里，农村是摆脱一切城市烦恼的地方，那里的生活虽然不是那样丰富多彩（对这一点她是不在乎的），却能省钱而且方便：什么都有，什么都很便宜，什么都能弄到，而且对孩子也有好处。但当她作为一个主妇来到乡下后，却发现一切完全不是她想象的那个样子。

他们来到的第二天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晚上走廊和儿童室里都漏雨，只好把小床搬到客厅里去。找不到厨娘。九头奶牛中，据养牛女工讲有的怀着犊，有的是头胎母牛，余下的不是太老就是奶很少，奶油和牛奶连给孩子吃都不够。鸡蛋也没有。买不到母鸡，只好把又老又瘦的公鸡烤着吃和炖着吃。找不到村妇来洗地板，因为全都在地里刨马铃薯。不能乘马车出去玩，因为只有一匹不会拉车的马，一驾上辕就乱蹦乱跳。不能去小河里洗澡，因为整个河滩都被牲口踩坏了，而且暴露在大路旁。连散步也找不到地方，因为牲口常常越过倒塌的围墙闯进花园来，有一头可怕的公牛总是大声吼叫，很可能会顶人。没有放衣服的柜子。有几个，但柜门关不住，从旁边走过它们自动就打开了。没

有铁锅和瓦罐；女佣房里连洗衣锅，甚至熨衣板都没有。

最初几天，多莉不是得到了安宁和休息，而是遇到了在她看来是可怕的灾难，于是她绝望了，因为尽管她竭尽全力张罗，还是感到无法摆脱这一处境，只好时时刻刻都强忍住涌到眼里的泪水。管家是个退伍的司务长，当初由于仪表堂堂又彬彬有礼而被奥布隆斯基看中，把他从看门人中提拔上来，他对多莉的困境漠不关心，只是彬彬有礼地说“毫无办法，那些农民可恶极了”，根本帮不上忙。

看来是毫无办法了。但在奥布隆斯基家里，如同在所有的家庭里一样，有一个不被人注意，却是极为重要和非常有用的人物——马特廖娜。她安慰太太，要多莉相信一切都会解决的（这是她的口头禅，马特维就是从她这里学到这句口头禅的），同时不慌不忙地行动起来。

她立即同管家的老婆搞好关系，第一天就同他们两口子一起在金合欢树下喝茶，把所有的问题都谈了谈。金合欢树下很快就成了马特廖娜的俱乐部，通过这个由管家老婆、村长、管事组成的俱乐部的张罗，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开始得到缓和，一个礼拜后，果真一切都解决了。屋顶修好了；厨娘找到了——是村长的干亲；母鸡买来了；牛奶够吃了；花园也用栅栏围上了；让木匠做了一个压衣筒；衣柜门也装上了钩子，现在它们不会自动打开了；还做了一个用士兵呢包起来的熨衣板，一头搁在椅背上，另一头搁在五斗橱上，于是女佣房里便开始散发熨衣服的气味了。

“瞧瞧！你还总以为毫无办法了呢！”马特廖娜指着熨衣板说。

甚至还用草帘在河边围了一个浴场。莉莉开始到那里去洗澡了。多莉终于部分地实现了虽说不算安宁，却还算方便的乡间生活的愿望。带着六个孩子是不可能有安宁的。不是这个孩子病

了，就是那个孩子可能会病，要不就是某个孩子营养不良，或者某个孩子表现出乖戾性格的征兆，等等，等等。难得有片刻的安宁。但这些操劳和烦扰对多莉来说却是惟一能得到的幸福。要没有这种幸福，她就会沉浸在对已经不爱她的丈夫的思念中。而且，虽然怕孩子会生病的担心、真的生了病时的操劳、看到孩子在性格上表现出乖戾倾向时的苦恼，这些对母亲来说是很痛苦的，但孩子们现在已开始用一些小小的欢乐来补偿她的痛苦了。这些欢乐非常微小，就像沙里的金子一样难以看见，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看到的全是痛苦，全是沙粒，但也有心情好的时候，那时她看到的则全是欢乐，全是金子。

现在，当独自住在乡下时，她开始越来越经常地体会到这种欢乐。看到这些孩子，她常常竭力说服自己：她弄错了，作为母亲，她不过是偏爱自己的孩子而已；但她还是无法不对自己说，她的孩子非常可爱，六个孩子虽说性格各不相同，但都是少有的好孩子，她为他们感到幸福，感到骄傲。

8

五月末，当一切都大体上就绪之后，她收到丈夫因她埋怨乡间生活没有安排好而写来的回信。他在信中请她原谅，说他考虑不周，并许诺一有机会就来看她。这种机会一直没有出现，所以直到六月初多莉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

在圣彼得节斋戒期的一个礼拜天，多莉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去领圣餐。过去多莉在同妹妹、母亲和朋友们推心置腹地谈论哲学问题时，常常以自己对宗教的自由派观点使她们感到惊奇。她有

着她自己的奇特信仰，笃信灵魂转生说^①，而很少关心教会的信条。但在家里她却严格履行教会的一切规定，不是仅仅为了做个样子，而是诚心诚意。她为孩子们已将近一年未领过圣餐而感到不安，所以在马特廖娜的完全赞同和支持下，决定今年夏天把这件事做了。

多莉几天前就开始考虑该怎样打扮所有的孩子。衣服该缝的缝，该改的改，该洗的洗，有的衣服要把缝边和皱摺放开，有的要钉钮扣或缝上现成的缎带。英国女家庭教师给塔尼亚缝的一件连衣裙让多莉伤透了脑筋。家庭教师在改做时打摺打得不是地方，袖口也开得太大，把衣服完全缝坏了，塔尼亚穿上它肩膀耸着，非常难看。幸好马特廖娜想办法接了一块三角布，又做了一个宽领。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多莉差点同家庭教师吵起来。不过，到第二天早晨还是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不到九点钟——他们请神父等到九点钟举行圣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便已高高兴兴地站在台阶下的马车前等着母亲了。

靠着马特廖娜的情面，没用那匹不听驾驭的大青马拉车，而是套上了管家的栗色马。因梳妆打扮而耽误了一会儿的多莉终于穿着白色的细纱连衣裙走出来坐上了马车。

多莉在穿衣梳头时非常精心而激动。过去她是为自己打扮，为了使自己显得漂亮而招人喜欢，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不喜欢打扮了，她发现自己变得很难看了。但今天她又快活而兴奋地打扮起来。今天她打扮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要让自己显得漂亮，而是因为她作为这些可爱的孩子的母亲，不能破坏人们对他们的总的印象。她最后一次照照镜子，自己觉得还算满意。她是好看的。不是她过去参加舞会时所希望的那种好看，而是她

^① 即佛家的轮回说。

今天所需要的那种好看。

教堂里除了几个庄稼汉、清扫工和他们的老婆外没有别人。但多莉看到，或者是她感觉到，人们都在赞叹她的孩子和她本人。孩子们不仅是被漂亮的衣服打扮得很好看，而且因得体的举止而显得很可爱。不错，阿廖沙站得不端正，他总是转动着头，想看看自己上衣的后背，但他的模样仍然非常可爱。塔尼娅作为大姐姐一直照顾着弟弟妹妹。小女儿莉莉看到什么都露出天真的惊讶神情更是招人喜欢，当她在领圣餐时说：“请再给一点吧！”叫人忍俊不禁。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觉得他们仿佛是做了一件庄严的事，一个个都非常安静。

回家后一切也都比较顺利。但吃早饭时格里沙吹起了口哨，更糟的是他不听家庭教师的话，于是受罚不许吃甜馅饼。多莉如果在场的话，她是不会同意在今天惩罚孩子的。可是对家庭教师已经采取的措施应当支持，她只好赞同这一决定，不让格里沙吃馅饼。这件事多少破坏了一点大家的愉快情绪。

格里沙哭着说，尼古拉也吹了口哨，却没有受罚，说他哭并不是因为不能吃馅饼，他不在乎这个，而是因为不公平。这实在太令人难受了，多莉便决定去找家庭教师商量一下后，宽恕了格里沙。可是当她经过客厅时，看见了一幅使她高兴得眼里顿时充满泪水的动人场景，于是自己便宽恕了这个罪人。

受惩罚者坐在客厅一角的窗台上，塔尼娅端着盘子站在他旁边。她是借口要去给布娃娃喂饭，请求家庭教师允许她把自己的一份馅饼拿到儿童室去吃，其实却是给弟弟拿来了。格里沙一面继续哭诉对他的惩罚不公，一面吃着姐姐给他的馅饼，并哽咽着

① 原文为英语。

说：“你自己也吃吧，咱们一块儿吃……一块儿。”

塔尼亚起初只是出于对格里沙的怜悯，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于是她的眼睛也噙满了泪水；不过她没有拒绝格里沙的建议，也吃了她分得的一半。

看见母亲后，两个孩子害怕了，可是当他们端详母亲的脸色，明白他们并没有做错时，便笑了起来，鼓着塞满馅饼的嘴，开始用手去擦含笑的嘴角，把笑吟吟的脸抹满泪水和果酱。

“我的天哪！把雪白的新衣服弄脏了！塔尼亚！格里沙！”母亲一面叫一面抢救衣服，不过噙着泪水的眼睛仍然闪着幸福、快乐的光芒。

新衣服脱下来了，给女孩子们穿上了短衫，给男孩子们换上了旧上衣，然后便吩咐套车——让管家很心疼，又把他的栗色马套上了——决定出去采蘑菇和野浴。儿童室里响起一片快活的尖叫声，直到出发才停止。

采了整整一篮蘑菇，连莉莉也采到一个桦树菇。过去采蘑菇都是古莉小姐找到以后指给她看，这次却是她自己找到一个大大的桦树菇，使得大家都快活地叫了起来：“莉莉找到一个大蘑菇！”

然后又来到河边，把马留在桦树下，大家便去洗澡。车夫捷连季把不断甩动尾巴轰赶苍蝇的马拴在树上，在树荫下的野草里躺下来，抽着自己的劣质烟；从浴场那边不断传来孩子们愉快的尖叫声。

虽然照顾这些孩子，不许他们打闹很费事，虽然要记住他们脱下来的袜子、裤子、鞋子不要弄混很困难，解带子、系扣子也是麻烦的，但自己也一向喜欢野浴的多莉认为这对孩子们有好处，所以觉得没有比同孩子们一起野浴更快活的事了。搂过一双双胖乎乎的小腿替他们脱掉长袜，把一个个光溜溜的孩子抱起来浸到水里，听着那又快活又害怕的尖叫声，看着气喘吁吁的小天

使们溅着水花，睁着一双双又恐惧又快活的眼睛，对她来说真是最大的享受。

当孩子们有一半已穿好衣服时，几个穿着漂亮衣服出来采羊角芹的农妇走了过来，怯生生地站住了。马特廖娜唤过一个农妇，让她把一条落在水里的浴巾和一件衬衣拿去晾干。多莉则同农妇们攀谈起来。农妇们一开始都捂着嘴笑，听不懂多莉问的是什么，但很快胆子就大了，敢说话了，并因说了一些真诚地赞赏孩子们的话而赢得了多莉的欢心。

“瞧你真是个美人儿，皮肤白得跟沙糖一样。”一个农妇望着塔尼娅，赞赏地摇着头说。“就是太瘦……”

“是的，她刚生过病。”

“瞧你，也给你洗澡啦？”另一个农妇望着还在吃奶的孩子说。

“没有，他才三个月。”多莉得意洋洋地回答。

“瞧瞧！”

“你也有孩子吗？”

“生了四个，剩下两个：一个男孩一个丫头。丫头上个开斋期才断奶。”

“她多大了？”

“两岁。”

“怎么喂这么久的奶？”

“我们一般都是喂过三个斋期……”

于是开始了多莉最感兴趣的谈话：怎么分娩的？得过什么病？丈夫在哪儿？他常常回家吗？

多莉真不愿同这些农妇告别，同她们谈话那样有趣，她和她们的趣味简直完全相投。多莉感到最高兴的是，她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妇女都羡慕她有这么多孩子，而且一个个都那样可爱。她

们逗笑了多莉，却惹恼了家庭教师，因为她成了一场让她感到莫名其妙的哄笑的对象。一个年轻的农妇一直盯着这个衣服穿得最慢的英国女人，当她穿第三条裙子时，年轻的农妇忍不住评论道：“瞧你，穿了一条又一条，总也穿不完！”她这一说，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9

当多莉头上包着围巾，在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孩子们的簇拥下乘车回家快到家门口时，车夫说：

“来了一位老爷，好像是波克罗夫斯克的那位。”

多莉往前一看，看见了正迎着他们走来的列文那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大衣的熟悉的身影，心里非常高兴。她见到他总是很高兴，特别是现在，当她容光焕发的时候。没有比列文更懂得她的伟大以及这伟大之所在了。

列文一见到她，眼前就浮现出自己想象中的家庭生活的图景。

“您就像是一只带着一群小鸡的母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

“啊，见到您真高兴！”多莉说着向他伸出手。

“高兴，却不通知我一声。我哥哥在我那里。我还是从斯季瓦的信里知道您在这里的。”

“斯季瓦给您写信了？”多莉惊奇地问。

“对，他信里说您住到这里来了，他想您可能有什么事需要

我效劳。”列文说完这句话后突然感到很窘迫，于是住了口，在马车旁默默地走着，不时揪两片椴树的嫩叶放在嘴里嚼嚼。他感到窘迫是因为他估计多莉可能不乐意让一个外人来做本来应当由丈夫做的事。多莉的确不喜欢奥布隆斯基这种把自己的家务事推给外人的作风。她立刻明白了列文也懂得这一点。多莉喜欢列文的正是这种入微的体谅和礼貌。

“当然，我明白，”列文说，“他的意思只是说，您想见见我，为此我很高兴。当然，我想象得出，对您这个城里的主妇来说，这里是太不方便了，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愿为您效劳。”

“啊，用不着！”多莉说。“最初几天是很不方便，得亏我的老保姆，现在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了。”她指着马特廖娜说。马特廖娜知道在说她，快活而友好地冲着列文笑笑。她认识列文，知道他是基蒂小姐的好对象，并希望这桩婚事能成。

“您请坐上来吧，我们往边上挤一挤。”她对列文说。

“不了，我走一走。孩子们，谁同我一起来同马赛跑？”

孩子们对列文很不熟悉，记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他，但在他面前没有表现出任何拘束或厌恶——孩子们见到假装友好的大人时常常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感情并常常因此而受罪。各种各样的装假也许能骗过最聪明、最有洞察力的成人，但无论多么巧妙的装假也会被最迟钝的孩子识破并感到厌恶。不管列文有多少缺点，却从来不会装假，所以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就像他们从母亲的脸上看出来的她也喜欢他一样。两个大孩子立刻接受他的邀请跳下马车，一点也不拘束地同他一起跑了起来，就像他们往常同保姆、古莉小姐或妈妈一起跑一样。莉莉也嚷着要上他那儿去，母亲只好把她递给列文，列文便把她放在肩膀上，扛着她跑。

“别担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别担心！”他快活地笑着对母亲说，“我不会摔倒，她也不会掉下来。”

看着他那轻盈、矫健、小心翼翼得几乎过了头的步履，母亲放下心来，她看着他，脸上露出愉快和赞许的笑容。

在这里，在乡下，同他喜欢的多莉和孩子们在一起，列文又沉浸在他常有的那种像孩子般愉快的兴致中，多莉特别喜欢他的这种兴致。他带着孩子们一边跑，一边教他们做体操，并用自己那蹩脚的英语把古莉小姐逗得吃吃笑，还给多莉讲述自己乡下的事务。

午饭后，多莉同他单独坐在凉台上，向他谈起了基蒂。

“您知道吗，基蒂要到这里来同我一起度夏。”

“真的吗？”列文涨红了脸说，并立即改变话题问：“那给您送两头奶牛来吧，好吗？如果您要算钱，那一个月就付我五卢布吧，要是您不难为情的话。”

“用不着，谢谢您。我们都安排好了。”

“是吗，那让我看看你们的奶牛；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来教他们怎样给牛喂食。关键在于喂食。”

列文只是为了改变话题，才给多莉大谈养牛的学问，说母牛不过是一架将饲料变成牛奶的机器等等。

他谈着，心里却很希望听到基蒂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害怕听到。他怕他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平静又会被破坏。

“是的，不过这些事都得有人照管，可谁来照管呢？”多莉无可奈何地回答道。

靠着马特廖娜的帮助，她现在已把家务安排得很满意了，所以不想有任何改变；再说她也不相信列文的农业知识。她认为养牛这事其实非常简单，只需像马特廖娜讲的那样，给那头“花斑”和“白肚皮”多喂点饲料和泔水，别让厨师把泔水拿出去喂洗衣女工的牛就行了。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而关于应喂面粉饲料和青饲料的论断则值得怀疑并难以明白。不过，她主要是想谈基蒂的事。

“基蒂给我写信，说她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独自过平静的生活。”多莉沉默片刻后说。

“怎么样，她的身体好些了吗？”列文激动地问。

“感谢上帝，她完全恢复健康了。我从来就不相信她会有肺病。”

“啊，我为此非常高兴！”列文说。多莉觉得，当他讲这句话并默默地望着她时，脸上有一种令人同情的无可奈何的神情。

“我问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多莉脸上带着和善，同时又有几分嘲弄的笑容说，“您为什么生基蒂的气？”

“我？我没有生她的气。”列文回答。

“不，您生她的气了。为什么您到莫斯科时再也不来看我们，也不去看他们？”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列文说，脸红到了耳根，“真让我感到奇怪，像您这样好心肠的人，竟没有觉察到这件事。您怎么一点也不同情我，当您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我已求过婚并遭到拒绝。”列文说完以后，一分钟之前还对基蒂怀着的柔情顿时消失，而代之以被屈辱感激起的怨恨情绪。

“为什么您认为我知道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您就错了。我不知道这件事，虽然猜到一点。”

“是吗，那现在知道了吧！”

“过去我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来没有问过基蒂。我只看到有什么事使她备受折磨，而她求我永远不要问这件事。既然她没有告诉我，那她也不会告诉别的任何人。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吧。”

“我已经告诉您了。”

“什么时候？”

“我最后一次去您家的时候。”

“可您知道我要告诉您什么吗，”多莉说，“我要告诉您，我非常、非常可怜她。您痛苦只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可能是，”列文说，“但……”

她打断了他：

“可是她，真可怜，我真替她难受。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

“哦，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请原谅。”他站起来说。“我走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见。”

“不，别走。”她拽住他的袖子说。“别走，坐下。”

“求求您，咱们别谈这件事了。”列文说着坐下来，感到一颗怦怦地跳个不停，他认为已被埋葬的希望又渐渐复活了。

“要是我不喜欢您，”多莉说，眼里噙满泪水，“要是我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

似乎已经死去的感情又复活了，越来越强烈地攫住了列文的心。

“是的，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多莉继续说。“您是不会懂得这一点的。你们男人是自由的，可以随意选择，总是清楚自己爱的是谁。可是待嫁的姑娘则只能带着少女的羞怯等待，一个远远地看着你们男人的姑娘总是容易轻信，常常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感情，就是不知道她爱的是谁，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如果她的心不会说的话……”

“不，心会说，但您想一想：你们男人看中一个姑娘以后，可以上她家去，去接近她，观察她，看她是不是您所爱的人，然后，当确信她就是您的意中人之后，便去求婚……”

“不，不完全是这样。”

“反正当爱情成熟以后，或者当你们在两个被选择的姑娘当中确定了一个之后，你们便去求婚。却没人去问问这个姑娘的想法。人们希望她自己选择，可她却无法选择，只能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

“是的，在我同弗龙斯基之间作出选择。”列文想，于是刚刚在心里复活的感情又死去了，只是痛苦地折磨着他的心。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这样选择的是衣服或是别的什么物品，而不是爱情。已经选定了，这就好……不可能再选一次。”

“唉，自尊心呀自尊心！”多莉叹息道，仿佛很蔑视这种感情，因为它同只有女人才懂得的另一种感情比较起来是卑劣的。“当您向基蒂求婚时，她正好处于无法回答的时候。她犹豫不决。在您同弗龙斯基之间犹豫。她每天都见到他，却很久没有见到您了。要是她年龄大一点，比如像我吧，我要处在她的位置上是绝不会犹豫的。我对那个人一直很反感，事情也就会这样了结了。”

列文想起基蒂的答复。她说：不，这是不可能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冷冷地说，“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可我认为您弄错了。不过，不管我做得对还是不对，反正您极为瞧不起的自尊心已经使我不能再想到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了，您要明白，绝对不可能。”

“我只想再说一句：您要明白，我这里讲的是我妹妹，我就